

传奇

下

CHUAN QI

墨舞碧歌 著

自此山河岁月，各有所依。

NOWJINGE
WORKS

爱情有千百种模样，
这次不问谁最后能向鼎宠爱巅峰，
只问：若有一天你发现，
你喜欢的她也可以被取替，
那么她是否还是你心中的传奇？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传奇

CHUAN
QI

【内容简介】

那一年，他是武帝连玉钦点的首届状元，侍君为民，清正出色；
那一年，他宫宴醉卧龙帷，枕帝袖眠，武帝撕袖而早朝；
那一年，他被揭发为逆臣之后，武帝连驳十八位重臣谏折，赦他死罪。
后来，女子顾双城乔装考试，获封第二届状元；
后来，双城被赐妃，艳惊天下；
后来，他以剧毒谋害武帝宠妃双城，未遂，武帝盛怒，令将他活活杖至断气；
后来，尚宫局四名最高执事女官深夜被密诏至金銮殿，任务竟是为他净身入殓。
众女官惊恐地发现：銮座上仅有一具女尸静陈，口含玉石，
身披武帝八爪金龙大袍，“他”竟是女子。有女官颤抖一检，“他”亦早非处子……
如果你的仇敌是最睿智狠厉的皇帝，如何才能让他痛，夺他心头最爱？
为何最终却自己先罢了手？君王又可曾痛过一分？
如果心怀天下，绣织大好河山又岂只男子独为？
大隐隐于朝，“他”全新演绎一曲《女射马》、女子从政的千古传奇！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新浪官方博客：
<http://blog.sina.com.cn/yueduji>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yueduji>

红袖添香
www.hongxiu.com



手机阅读

要看书来扫我



上架建议：畅销·古代言情

ISBN 978-7-5436-9643-



9 787543 696433 >

定价：49.80元（全二册）

传奇

下

MOWUBIGE
WORKS
墨舞碧歌 著
自此山河日月，
各有所依。
CHUAN QI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墨舞碧歌

女，80后，红袖添香小说网大神级作者，新穿越小说八大代表作家之一。2009年因为爱好写字而无意间闯进网络文学之中，胸中故事缠绵于思绪，凤舞龙腾，喷薄而出。遂以网线为弦，笔歌宛转，墨舞蹁跹，设奇谋暗伏流觞文字，展睿智铺就锦绣文章。

尤擅磅礴构架，情节曲折旖旎，意蕴深远。文中众生百相，相相色彩分明。机关谋略纷纭，芸芸奇思妙想。泼墨处，谈笑间，华美演绎“如果爱，请深爱，一生一次一个人”的世世情深。平生唯冀与有缘人，相遇、相知、相交、倾心相伴、笑看红尘，且歌且行。

作品：《路从今夜白1》《路从今夜白2》（2010第三届华语言情大赛最佳图书出版奖）《再生缘：我的温柔暴君》（2010第三届华语言情大赛赛季冠军、年度亚军作品）《非我倾城：王爷要休妃》（2012年第四届华语言情大赛赛季冠军、年度总亚军作品）《传奇》（被中国作协列入2013年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等。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2111372891>

腾讯微博：
<http://t.qq.com/pure790647131>



手机阅读

手机阅读方式：
编辑短信 漫传奇 发送至 1065808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看《传奇》

爱悦读 爱生活

互动微博：<http://weibo.com/qizhaolei>

投稿邮箱：qizhaolei@126.co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女子倾城

《名媛望族》
《名媛望族（完结篇）》
《天下卿颜》
《天下卿颜（完结篇）》
《君临天下》
《君临天下（完结篇）》
《天下志之锦瑟无双》
《圣手王妃》
《彼岸千缘》
《忆风舞，情一诺》
《极品世子妃》
《美人倾城》
《和亲》
《夜雪清歌》
《夜雪清歌（完结篇）》
《侯门庶妃》
《媚刺》

红颜劫

《红颜劫之谋后》
《凤倾天下》
《红颜盛宠》
《帝皇书》
《帝皇书（完结篇）》

同萌汇系列

《美人了了》
《囍从天降》

墨舞碧歌作品系列

《传奇》
《传奇（完结篇）》

悦读·典藏

《除了我你还能爱谁》
《木槿花西月锦绣1》
《木槿花西月锦绣2》
《木槿花西月锦绣3》
《木槿花西月锦绣4》
《木槿花西月锦绣5》
《木槿花西月锦绣6》

风行烈作品系列

《盛世凌云1》
《盛世凌云2》
《盛世凌云3》
《盛世凌云4》
《盛世凌云5》
《盛世凌云6》
《风云》

安知晓作品系列

《芙蓉王妃》
《王牌宠妃》
《王牌宠妃（终结篇）》
《谁主天下》
《谁主天下（终结篇）》

北棠作品系列

《血族·邪瞳》
《血族·神医1》
《血族·神医2》
《血族·神医3》
《血族·神医4》
《血族·神医5》

莫言殇作品系列

《惊世亡妃1晟国篇》
《惊世亡妃2汴国篇》
《惊世亡妃3定国篇》
《惊世亡妃4天下篇》

出版统筹：侯 开
选题策划：戚兆磊
责任编辑：刘耀辉
特约编辑：戚兆磊 焦 娇
封面插画：狐 淳
封面设计：8080·小贾
版式设计：梁 霞





第十一章 一个温柔了岁月，一个惊艳了时光

随着杀妓案告终，裴奉机被判秋后斩首、李怀素伤重、天子着太医为其秘密治疗，整个朝堂风云变幻。

权相虽依旧势大，但连玉之势已起。殿试一事他试探权相实力，粮油价格、国案二事他奠定根基。有不少中立之臣都已倾向他。

权非同需重整旗鼓。

这位权相到底是个人物，当日吃了一堑，却并无半丝吃败仗的不快，仍有序地安排朝事，丝毫不乱。而随着国案的了结，近日朝中一切也看似平静。

李兆廷将肘支于马车案几上，缓缓思量着这一切。

直到小四和车夫轻轻掀开帐子、两个人走进马车，李兆廷方从沉思中醒来，略略看了一眼来客。

帘子盖住夜色的一霎，可以看到外面幽僻的街道。小吃摊难寻，宅院、楼舍在夜里眠去，行人几无，只偶尔有个巡夜的更夫走过。

较之府里，在这里见面更加安全。

马车内燃着烛火，洁净宽敞。此时，来人正向李兆廷见礼，姿态恭敬。

然当烛火映出众人脸面时，却堪堪让人震惊，绝非来者容貌丑陋，而是因其身份绝不该出现在此，更不该向李兆廷行礼，何况，出现的还是这两个人。

这二人，一位乃当朝太师、兵部尚书魏成辉，另一位是兵部侍郎司岚风。这二人，其中一个与这位榜眼并无任何交集可言，另一个更是其宿敌。

李兆廷看上去却似乎和二人极为熟悉，甚至受了魏成辉的礼，直接问道：“托老师办的事，不知可已办成？”

魏成辉颌首，回道：“属下已按公子吩咐，让下面的人在鲁县找到适合冯小姐的假身份，并安排了人在那边接应，若有朝廷的探子前去打探，探听到的只能是这个假身份的消息。”

“鲁县有位夏大儒，此公文采斐然，育有一女，家底殷实。十多年前，鲁县县官收贿成风，鲁县多有冤案，夏公写诗讥讽，县官诬其文章有意图谋反之言，将夏公下狱。夏公妻子上诉到府衙，焉知知府早收县官厚礼，这夏公与妻女终被判成死刑。夏公一家实已在当年死绝，但我们却可杜撰为夏家老仆设法贿赂牢头，牢头以街上乞儿将夏公幼女换走。”

李兆廷听着，并未答话，但微微颌首，看得出对魏成辉的话颇为合意。

司岚凤见状，接着道：“本来确有李怀素其人，他是鲁县人士，曾中乡试，父母早亡，家有老少二仆，因父母留下一笔丰厚家产，倒也无需营生度日。他自小素喜读书，不爱俗务，索性移居山林，鲜少外出，偶尔让老仆下山购粮。谁料一伙镖师回程路过鲁县，问路借宿，也是合该出事，这后生好客，热情招待，对方却窥其钱财、杀人越货……”

李兆廷似想起前事，目光微深，“其时适逢冯少卿经过，他处理了镖师，验葬了李家三口人，用他的话说，倒也算替冤魂报了仇，便顺理成章地取了李怀素这身份，以作酬劳。他这人狡猾，暗中得了不少这类有用的身份。”

司岚凤又道：“如今，老师找的这家人正好换上冯少卿为冯小姐安排的避世身份。李怀素几乎不与人结交，谁都不知其真容，更不知这人已死。当年，夏小姐为老仆所救，遂以李怀素的身份隐居山林、潜心读书，后女扮男装考取功名，欲为爹娘报仇。”

他一番言谈霁朗，哪有往日一丝骄傲嚣张？

只是，他脸上很快又有忧色，“只希望这冯小姐还不曾供出实情，否则，我们所做的便全白费了。”

李兆廷未语，盯着烛火，一双眸子深不见底。

冯素珍，你总是如此刁蛮任性，做事不计后果。这样的你，独独给过我三回惊喜——玉笛、科举、国案。当日那匕首所刺的位置不是要害，宫中最不乏的便是医术高明者，你此时应已好转，还不露面必是被软禁了。我花费人力为你谋得生机，希望你还能给我第四次惊喜，尽快设法脱身找我。在找到我之前，无论连玉对你说什么、做什么，乃至用刑，你都必须绝口不提。冯氏遗孤的身份一旦被

捅破，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目中不觉泄出一丝厉意，他从怀中掏出一枚簪子，这是双城之物。他端详了半晌，方才将那丝怒意压下。

魏、司二人隐约明白他在想什么。魏成辉目光略略一暗，道：“公子，冯素珍的事，决不能再有下次。这位小姐，只怕会祸延你。”

司岚凤倒对素珍有几分欣赏。当日他在客棧向她“招安”，是李兆廷的指示，欲将她从政治圈带离。但欣赏归欣赏，他父亲是李兆廷父亲的家臣，子承父训，他自然事事以李兆廷的利益为先。

“属下知道，公子对这位小姐事事维护，是看在冯少卿面上。当年的案子，先帝心思摆在那儿，无论由谁来审判，都是死罪难逃，冯少卿当机立断，抢先揽下主审权，将人囚在提刑衙门，反能效法狸猫换太子，将有身孕的夫人换出来。慢慢地，冯少卿却变了，他对公子复仇一事极力反对，说看太子连玉任上政绩大好，不如就此罢了，倒免去天下一场灾祸。他在公子身边，反变成一种监视。”

李兆廷眉梢隐隐跳动，那段他来不及参与的过往再次在脑中浮现。

暴毙的太宗皇帝、本被传位却被下狱的谦谦皇子、最终登基的德靖皇帝、隐居在鄙陋乡村的晋王妃——每年自己出去游学方可与其短聚一次的母亲……

晋王身死，晋王手下或在明、或在暗的有力臣子中早年曾得晋王救命之恩的魏成辉、赴京赶考受到晋王资助的贫生冯少卿，前者隐于朝，后者隐于市，一者为看顾晋王稚子，另一者为稚子制造新身份，联络晋王抄家前得讯逃出上京的旧部。多年后，稚子拜当朝权相之师听雨先生为师，借此与当朝权相结识，准备以新身份登上朝堂，冯少卿却改变了初衷。

他念其恩，一退再退，冯少卿却不知好歹！

李兆廷想着，眸中霍然盈上一层冷冽，“冯少卿曾救我母子，他一门之死，也终究和我们脱不去干系，今日我便再救冯素珍一回。若冯素珍当真成为我的绊脚之石，我不会手软。”

魏、司二人一听顿觉宽心。这位少主的性情绝不像他的面容一般儒雅，是个能担大事的人，较之当年仁儒的晋王，不知杀伐决断了多少。

二人离去前，李兆廷对司岚凤道：“这些年来，老师身份虽不曾暴露，但连玉对老师早有防范。他将你编到老师手下当侍郎，是为了让你对老师进行监视和牵制。连捷与连玉素来亲厚，你是连捷门生，将来必得重用。当然，连玉办事谨慎，对你仍在观察之中，诸如国案等大事，并无宣你前去商议。你一定要稳，不能让他起疑，尽快取得他的信任。我当初有意让你与我为敌，便是要你进入到他

的内部去。

“连玉城府不下权非同，是个劲敌。这次国案，他有意向满朝文武展示他的能力，收拢人心。接下来该如何办，我需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这边一天没有万全之策，都不可轻举妄动，且让他与我师兄继续斗法，终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司岚风和魏成辉知他分析得不错，精神俱是一振，都慎重地应下了。

两辆马车分道扬镳，消失在夜色里。

这边，李兆廷令小四转过马车，向权府而去。

还有一件事要替冯素珍做，只是，若她胡作妄为，像冯少卿那样将他彻底惹怒，他便决不再留情了！

相府。

权非同道：“时间留给你们，我先出去了。”

“让双城到兆廷府邸不太好，只好借师兄此处，这次又烦劳师兄了。”李兆廷低头一揖。

权非同似笑非笑，带上房门。

房内一瞬间变得寂静而暧昧。烛火映着女子姣好的容颜，此人正是双城。

她微微蹙眉，“兆廷，是什么要紧的事？”

权非同安插在宫中的人通知她的时候甚是着急。

李兆廷看看桌上的烛火，“原许你一生盟约，好好保护你，如今你深入宫廷，我却什么也做不了，还要你冒险出来。”

顾双城摇头，笑道：“我原也答应你……可最后出尔反尔，本来就是我的不是。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只是按如今宫中的形势，我只怕未必能帮，否则，即使赴汤蹈火，也绝不推托。”

“想求双城美言几句，让皇上对李怀素高抬贵手，饶他不死。”

顾双城一惊，“皇上为何要治李怀素死罪？他此次负伤，皇上对他只有更器重，他因何故反惹上杀身之祸？你和李怀素又是什么关系？按理说，你是权师兄的谋士，他却是皇上的幕僚，你们不该……难道说他也是权师兄的人？”

李兆廷眸光微微一深，道：“双城，我不想骗你，但有些事现下又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这李怀素……是我旧识，立场虽不同，但总归是朋友一场。”

双城心中一凛，嘴上却淡淡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些故事，有些秘密不能与他人共享，并非不能交心，只是一旦说了，对对方来说也不见得是件好事，也许会是个负担，也许……谁知道呢？结果种种，总是难料。”

李兆廷先是一怔，随之不觉扬了扬眉。

这也许就是他为何一见这女子便爱上她的缘故。

冯素珍却是个事事问到底的人。

“兆廷、兆廷，你为何总是皱着眉头？可有什么心事？告诉我，我来安慰你！”

每个人都有心事，而那些疾苦、无奈，又岂是她这个有着有能耐的父亲照顾着的娇小姐能明白的？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顾双城出身官家门第，应不知人世忧愁，却给他一种奇妙的感觉：她是个有经历的人。

在书院的那些日子，他动情追求，她答应了他。然而，情意正缱，她却告诉他：“你很好，我几乎动心，可我不能因和心上郎君不可能相爱，就耽误你。”

他心中柔意涌现，看着眼前的女子，“那么双城你呢，心中可也有秘密？”

双城一愣，眼里缓缓透出一丝蒙眬，看上去竟似有股哀伤在轻轻流转。

李兆廷不觉心疼起来，伸手将她搂进怀里。

双城嗅着他身上如兰菊般的气息，难免心醉，心想：这男子终非池中物，是良人，可他终究不是那人。

她很快将他推开，脸上微红。

李兆廷深深地盯着她，却不相强。现下一切未定，步步凶险，前是悬崖万丈，后是荆棘刀山，他无法给她什么，更不想将她卷进去。他虽有意探究她的一切，但还是强行忍住了。

双城看到他目中隐隐透出的强势，微微一惊，轻咳一声，道：“兆廷放心，怀素的事，我必定相帮，那天看到他受伤，我心里也不舒服。”

“为何？”李兆廷闻言，有些惊讶。

“虽说男女有别，他那性情倒和我一个姐姐颇为相像。”

“姐姐？倒没怎么听你提起过这位姐姐。”

“她已往生……多说无益，反添惆怅。”

李兆廷听她声音有丝沙哑，怕触及她伤处，只温言劝慰了两句，便没再问。

双城也换了话题，“我俩不成的事，我曾央你莫要跟权师兄说，谢谢你一直遵守诺言。我们到先生处求学时，权师兄已出师考取功名，只是偶尔回去替先生教授新生。这些学生当中，他最看重你，说你前途必定不可限量。他对我父亲本有不满，但看在我同门的分上，更看你的面上，这些年方才未曾打压他。”

李兆廷顿时一凛。此前国案，权非同有意让“李怀素”卷进去，给新科状

元和连玉一个打击，因对冯素珍那闯祸精有所顾念，他并未赞成。当然，最后权非同没有因为他的反对而将计划取消，巡游的主意就是他授意双城的父亲顾南光大学士提议的。权非同当初是从翰林院走出去的，后官拜相国，总该顾念一下旧情，顾南光又是双城的父亲……没想到他和顾南光之间竟有嫌隙。

权非同没有和他提起此事，想来就是顾虑他和双城的关系。

“打压？师兄安排翰林院顾学士提出巡游，分明是把顾学士当自己人看待，否则，他可委派别人……”他头脑灵敏，很快意识到了什么，“原来是这样。师兄让你父亲提议巡游，若出事，翰林院和你父亲首当其冲。难怪那天你也去了御书房，原来是去向皇上求情。”

“嗯，权师兄虽不曾打压我爹，却借此事给他提个醒：断不可再惹怒他。”

李兆廷越发疑惑，“这却是为什么？按说二人同是翰林出身，又有你在中间斡旋，关系应当甚好才是。”

双城苦笑，“几年前，皇上看中了我姐姐，那真真是喜欢……我父亲谨小慎微、胆子不大，算是中立的官员，知道了自是高兴，有意婚嫁。权相辖管翰林院，我爹爹嫁女，他焉能不怒？”

“可我印象中，顾学士并无女儿嫁到宫中为妃。”

双城闭了闭眼，微微沙哑着声音道：“那位姐姐并非我爹所出，是我叔父的嫡女。我叔父病故，她和婢娘无依无靠，我爹便将她们接到我家中照拂。再有，她嫁不成，是因为……她死了。”

李兆廷一震，立时想到了，“可是你方才提到的那位姐姐？”

“嗯，正是她。好了，时候也不早了，兆廷，我要回宫了。今晚皇上出了宫，我才得空出来。”

李兆廷分明看到她眼中的阴霾，对这位堂姐的事她不愿多说，为什么？她对这位堂姐的态度到底……但今日她谈兴不高，他既然知道，自然不会多问，却借机道：“皇上似乎很看重你。我以前不知，如今倒有几分明了，你模样和你姐姐必有几分相像吧？你当初拒绝我，是否因为你爱的人就是……当今天子？”

双城神色一变，道：“我真要回去了。”

李兆廷微微握紧双手，终缓缓松开，替她披上披风，送她离开。

是，来日方长。

双城踏上马车，突然回头道：“你何必执着于我？”

李兆廷淡淡一笑，“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双城自然知道那是“春风十里，却不如你”的意思。她一怔，缓缓放下车帘。

那边，司岚风正在和魏成辉告别。见魏成辉神色复杂，他问道：“老师可还有事要吩咐岚风去办？”

“没有，”魏成辉自然知道他看出自己的情绪，也不隐瞒，“就是一时感慨，冯少卿那老狐狸便是死了也还要教人防着。”

司岚风微微诧异，“老师此话怎讲？”

“我当初一直纳闷，他既已起叛心，为何还要将女儿许配给公子？公子不喜那丫头，只是看在他面上应下了。”

司岚风听到此处，也有些疑惑：当年，淮县县官夫妻多年无所出，那妇人乃是个河东狮；偏生县官又是个惧内的，不敢纳妾。冯少卿遂将那里选为李兆廷的新家，于一寒夜将婴孩秘密送到二人院中。夫妻惊喜之下，秘而不宣，只把那来历不明的婴孩当成自己儿子宝贝地养着。数载后，这冯少卿在近处购得房产住下，又诳得那李姓县官定下娃娃亲。

他想着，眼睛忽然一亮，“他怕他女儿会出事，青梅竹马，他即便死了，也要公子不忍，护他女儿周全。”

魏成辉颌首，眸光一暗，“他算计到头，却独独忘记了，自古朝代更迭，所有有权势的男子都离不开‘江山美人’四个字，美人永远排在江山之后，何况那冯素珍并非美人。不过，她总归是老狐狸的女儿，平素看似糊涂，这做起大事来却丁点不含糊，倒也留住了公子一分心思。”

司岚风心想：“先江山，后美人”这话确是不错，老师平生狠辣，便将这句话贯彻得彻底，将自己女儿一个嫁给晁晃，一个嫁给连玉。一山不能容二虎，老师和冯少卿是同胞，亦是敌人，多年来谁也不服谁。只是，死人终归拼不过活人，冯少卿到底死了，公子也表明了态度。

这世间，既然有人认为活人拼不过死人，因为死人是心上的那道创口，永难愈合，永远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便会有人觉得死人斗不过活人，只要还活着，便有机会。

其实，有时生和死的界限是那么模糊。

这一晚，连玉回宫以后，明炎初来报，说：“顾姑娘请皇上到寝宫一聚，说是有事相求。”

他从素珍处回来，心有不快，本翻了无烟的牌子，闻言，将牌子撤了，摆驾到双城寝处。

还没踏进院子，便听到一阵琴声袅袅而来。

他一下定住脚步，一时之间，前方竟宛似有道无形的屏障，让他无法再进一步，只能握紧拳倾耳细听此曲，这首很多年前一个叫顾惜萝的女子最爱弹的曲子。

“皇上，奴才这就进去通传？”领着一众宫人随侍着的明炎初也变了脸色，连忙上前，小心翼翼地问道。

连玉却斥道：“明炎初，你好大的胆子。”

明炎初吃瘪，立下缩肩噤声。

只见天子负手站在寒夜中，目光幽深得似是要将双城的庭院吞噬，眉间却又宛若有依稀笑意。

那是连玉最珍贵却也最心痛的回忆，每次回忆都会痛。只要一想，就连呼吸都隐隐作痛。

这次，也是一样。

那过往就像一串打散了的珍珠，一点点被串拾起来。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

按大周例，三品朝官的子女到一定年龄，可获准到上书房与众皇子、公主一起接受教诲。大周皇室倒也用心良苦，让将来的皇二代、官二代自孩童时代便打好关系。

孩子一般在三岁始便接受启蒙，早期年岁小也未必知道些什么，但书香墨案、潜移默化，几年过去，总会学得不少东西。

早年只在宫中做苦役的皇六子却在十岁才开始识字习文，人虽聪慧，落下的课业却非一时就能赶上的。

彼时还是太傅的魏成辉让他背书，六皇子背着背着便哽住了，横竖再也无法背出一丝半点。

皇子、公主们大笑。

朝官的子女虽不敢放肆，也掩嘴偷笑。

他本挑得一处偏僻座位，却逃不过经皇后授意对其严厉相待的魏太傅的提问。

六皇子附和着众人轻笑，心下却苦涩，唯恐皇后知晓，嫌弃他，将他打回原来的地方。

背后突有声音轻轻提醒，“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不要去背，要去思考、想象，这样才能记牢。浚者，通也。六殿下，你想，源远才能流长，是以，流之远者，必定先要疏通其源头。这几句的意思是

说：树木要长得好，必先巩固它的根基；水若要流得远，必先疏通它的源头；要让国家安稳，为君者需积聚义德……想成大事的人，必须要先积攒根基、厚积薄发、循序而进……”

他照着背出，笑声一下停止，魏太傅手中的戒尺停在半空。

及至课间稍息，他虽老成持重，还是忍不住回头看。只见坐在最末一排的是两个女孩儿，可知其父兄的职级必定不高。念头一掠而过，他开始打量二人。其中一人容貌可人，眉眼间却透着股英气；另一个模样和她有几分相若，长相却更为美丽。他却沒有深究，目光锁在前者身上，低声说了句“谢谢”。不知为何，他肯定，方才出声的是眼前这个气质宛似少年的女孩。

女孩嘴角微翘，“不客气。”

“你为何帮我？”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哎，实话告诉你吧，我的确是有企图，我看你骨骼清奇，将来必定前途无量，我先结交了，你日后就会多关照我伯父家，哈哈。”

另一个女孩惶恐道：“阿萝姐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六殿下，我们并无此意……”

翌日，她给他带来许多书，说是伯父家中不用的旧书，让他别嫌弃。他翻开一看，里头有她做的读书笔记，从入门到奥义。

另有一张素笺写着：别人比你多十倍知识，你便比他们多用十一倍的工夫。在别人屋檐下不可怕，永远在别人屋檐下才可怕。

宫中有佳肴美食，她每每进宫，却还给他带小零食；他学业日重，她说停下来歇一歇；她教他诗词，他教她骑马……三年后，他成为上书房功课最好的孩子，再也没有人敢瞧不起他。上书房里开始有好些女孩子悄悄关注他，包括阿萝的妹妹。连捷、连琴等相继被他收服，反变成他的小跟班，整日“六哥”“六哥”唤个不停，她对她的称呼却从“六殿下”变成了“连玉”。

后来众人长成，上书房撤了。她进宫的机会少了，他偶尔才能出宫看看她。

时间匆匆，中秋宫宴再见那晚，她悄悄离席，他静静尾随。

暗处，她送他亲手绣织的鞋面，说祝他终有一天，将这万里江山踏于脚下，做自己的主人，不再受人轻视、欺侮。

也是那个晚上，在婆娑树影下，他一把将她搂进怀里。

后来，孝安为训练他的胆量与狠劲，亲自从皇子中挑出一个来让他对付，让他设法将那孩子置于死地。

他有千万种办法办到，却不忍下手。

那毕竟是他的兄弟。

他将事情告诉她。

她说：“连玉，你那么累，不如我们离开这里？这些年，你给我的那些金银财宝，足够我们一辈子生活无忧。我娘亲已回了故乡，我们也悄悄到那里去，好不好？”

他笑了，问她：“你不是等着我将这江山踏在脚下吗？”

她也笑了，“戏言而已。不是因为你可以给我什么我才喜欢你。不管你是谁，哪怕是块石头，你也是阿萝的玉。”

他们约在皇城外一处见面，一起远走天涯。

可是，那晚，他迟到了。

他想了许多，终究无法抛下自己对孝安的承诺、生母命案之谜，也许，还有这些年早已慢慢累积而成的野心——成就大业，成为这片河山之主。

他策马赶到的时候，月黑风高，芳草萋萋，她一身猩红，倒在血泊之中，已然死去。

她手中紧握着的，是他送她的玉佩。

她的脸庞、身子……被刺数十刀。

他几乎疯掉！

那是他们秘密约定的地方，无人知晓。

但他知道，有个人对他了如指掌，他更听宫人说过，那个人曾找过她！

他抱着她的尸体，癫狂一般直闯入孝安寝宫。

孝安也是一脸震惊，狠狠掴了他一记耳光，冷冷笑道：“不是本宫做的。即便是本宫做的，也是这贱婢活该！谁让她勾引你离开本宫！本宫养你、教你，你还没回报，便如此大逆不道！如今你能奈得谁何？这宫中到处都是明枪暗箭，连玉，你连自己最在乎的东西都保护不了，还想向本宫寻仇？你想自主，想让谁都不敢惹你、谁都怕你、谁都不敢碰你的东西，就设法让自己变强！”

其后，他毫不犹豫地施计，令先帝杀了自己的一个兄弟，干得利索、漂亮，可始终查不出杀阿萝的凶手。

心灰意冷下，他问太医讨药吃下，脸上顿时长满了形如麻风的东西，他带着那副丑陋污秽的模样离了宫。

这做法颇有几分自暴自弃之嫌。没有了俊美容貌，没有了身份的光环，没有了利用价值，谁也不会爱他，他只是一名叫花子。反正，这世上两个真正爱他的人都已经相继死去，他是谁又有什么所谓？